

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

卷七
文学·戏剧卷

总主编 杨匡震
本卷主编 蔡震
顾问 杨兴玉 何玉兰



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

卷七 文学·戏剧卷

总主编 杨胜宽
本卷主编 陈俐 蔡震
杨兴玉 何玉兰

上海书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顾问

章玉钧 谢保成 谭继和
魏 建 李 怡 王锦厚
祁和晖 彭邦本 魏红珊

总主编

杨胜宽 蔡 震

分卷主编

《总论卷》：税海模 蔡 震
《史实卷》：廖久明
《交往卷》：廖久明
《思想文化卷》：陈晓春 王海涛
《文学·诗歌卷》：雷业洪 张昭兵 陈 例
《文学·戏剧卷》：陈 例 杨兴玉 何玉兰
《文学·小说、散文、中外文学比较卷》：陈 例 邓 芳
《历史卷》：何 刚
《考古、古文字卷》：陈仕益 杨晓宇
《教育、新闻出版、书信、书法卷》：廖久明 熊泽文 王立新
《研究之研究卷》：税海模 蔡 震

其他参与人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于天乐 于立得 万保君
邓帮云 令狐兆鹏
陈大川 杨 宏 李 畅
余 玲 张远东 苟兴朝
罗 春 赵学彬 徐立昕
唐 瑛 卿玉弢 龚盖雄

凡例

一、本汇要收录郭沫若研究文献的时限为 1920 年至 2008 年。

二、本汇要收录的是国内发表的研究郭沫若的代表性文章；考古、古文字方面的回忆文章，如包含有不可或缺的评论文字，则予节录收入。

三、本汇要优先选择具有原创性和史料性价值的文章，后来发表者如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则酌情选录。

四、郭沫若研究的重要著作按存目处理，其他著作中与郭沫若研究有关的章节均按单篇文章处理。

五、同一专题的文章以发表先后为序集中编排（“史实卷”则以相关问题的时段性为序编排）。

六、为了全面反映 90 年来郭沫若研究的总体状况，凡符合以上标准的文章都在入选之列，以期尽可能充分地反映各种学术观点。

七、为了尽可能地保留文献的本来面目，反映其时代特征，仅对以下三种情况进行更改：（一）竖排改为横排、繁体字改为简体字；（二）脚注、尾注、参考文献统一置于篇末；（三）明显错误的字词、标点符号等。

目 录

总 论

沫若的戏剧	王以仁	3
所谓历史剧	向培良	17
今后的历史剧	顾仲彝	23
论郭沫若的历史剧	陈瘦竹	30
论郭沫若的历史剧	王淑明	60
论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	黄侯兴	80

创 作 理 念

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	王 瑶	105
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的本质特征	吴向北	123
论郭沫若的史剧理论与史剧创作	王尔龄	139
郭沫若史剧理论的结构核心 ——兼论郭沫若历史悲剧观的形成	傅正乾	151
虚构的限度	陆 炜	169
郭沫若的史剧创作及其理论得失	[韩] 金炷旭	184

艺术风格

评历史剧创作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(节选)	曾立平	197
论历史剧《屈原》的艺术结构特征	何益明	210
历史剧真实性新探		
——从郭沫若的历史剧谈起	王文英	225
论郭沫若历史剧的情感因素	韩立群	241
郭沫若历史剧表现主义辨析	皇甫积庆	247
历史精神与艺术构想		
——论郭沫若历史剧的心理特征	高 扬	259
在历史与现实的撞击中追问		
——对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新历史主义批评	潘晓生	274

文化母题

历史的废墟与艺术的王国

——四十年代郭沫若历史剧的文化意识	周海波	287
郭沫若的悲剧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	张 田	300
郭沫若历史剧知识分子形象摭谈	江 源	311
论郭沫若历史剧与侠文化的现代改造	王本朝	322
娜拉：从出走到归来		
——论郭沫若历史剧中女性形象及主体精神的嬗变	游翠萍	330

历史谱系

论郭老历史剧的文学渊源	王锦厚	343
论席勒对郭沫若历史剧的影响	范 劲	354
论郭沫若对传统戏曲艺术经验的借鉴	黎 荔	365

名篇评析

《创造》2卷1号创作评	章克标	379
妇女解放思想的艺术体现		
——评郭沫若的历史剧《三个叛逆的女性》.....	谢中征	381
从《棠棣之花》谈到评历史剧	章 翼	390
《棠棣之花》.....	李长之	395
《棠棣之花》——走向成熟的标志	田本相 杨景辉	400
探索与思考		
——记话剧《棠棣之花》绵亘二十二年	萧 凌 邵 华	415
谈《屈原》悲壮剧	柳 涛	432
郭沫若、屈原和蔡文姬	徐 迟	444
《屈原》人物论	方仁念	451
《屈原》版(文)本演进考释	金宏宇	466
郭沫若《屈原》：性与政治的偷情	沈庆利	477
郭沫若的历史剧《虎符》.....	康 林	480
《虎符》在郭沫若史剧创作中的意义	鲁 歌 马 征	496
“让明天清早呈现出一片干净的世界”		
——读郭沫若历史剧《孔雀胆》.....	高国平	511

关于《孔雀胆》的主题思想	箭 鸣	521
《孔雀胆》的成败得失	蔡 震	530
历史剧《蔡文姬》和《武则天》新解	吕家乡	541
《蔡文姬》：郭沫若隐曲心声考释	贾振勇	549
君子、小人人格的新探索		
——对郭沫若《武则天》的一种解读	孟金蓉	565
关于《武则天》	谭需生	572

总 论

沫若的戏剧

王以仁

一、小引

沫若的史剧，在中国的新兴的文坛上，的确是一朵绚烂夺目的奇花。

爱读沫若的作品的人，都说沫若是一个诗人。但是我目光中的沫若，却不只是诗人，而是中国的唯一的剧作家。

我尝在反复的诵读着《女神》。我觉得《女神》是现代人生的苦闷的结晶；同时又是反抗着恶社会的鲜明的旗帜。我觉得在如林的中国文学书中，找不出第二部像《女神》一样的强烈的精神。更找不出像《湘累》，《棠棣之花》，《女神之再生》一类的作品。

我每回收到书局寄来的《创造》季刊，总先看沫若的剧本，这或者是我个人特别的兴味。

记得有一次，在沫若的楼上，仿吾问我：第二卷第二号的《创造》季刊先读的是那两篇？我说：最先读的是《王昭君》，第二篇是《隔绝》。当时有一位上海大学的教授——我不知道他的贵姓——笑着说：这大概是青年的心理吧。一篇的题目是女人，一篇的作者是女人呢。我却很正经的说：这是因为我平素深信沫若的剧本的缘故。

扯了一篇闲谈，如今且入正文。

二、中国的剧本

新文学的建设，到现在已有五六年之久了。在这五六年中间，我们的文坛

上的收获，虽不能说少；但是求其能立在水平线以上的，确乎是寥寥可数。

不幸我们中国的文坛，和我们中国的政治一样的黑暗无光！不幸我们中国的剧作家，和我们中国制宪的议员一样的抄了外国的条文便算是自己的创作！

我曾经看过几本负有鼎鼎大名的中国新剧本；我曾经几次看过他们上演，他们的剧本，负的盛名愈大，使我失望亦愈甚。只有我们中国的作家才有这样可以模糊了事！只有我们中国的作家，才抄了外国的作品，换上了中国的名词，便可以算是自己自出心裁编好的剧本。

若不信我的话，请看下面的几段事实。

各报纸上大标题而特标题的说：职工教育馆排演欧阳予倩君的《泼妇》果然哄动一时，引起不少人的注意。他的剧本，我在《青光》的戏剧号上，只曾看见一些断鱗残片，没有拜读全剧的机会，职工教育馆是为贫苦如我的观众起见，可以看戏不要钱，我便乐得去饱一饱眼福，所以我不辞二三里之遥，徒步往观。但是看了以后，不能不使人大失所望，我的失望，不是因为剧场的布置欠周到，也不是因为各演员的不肯卖力，更不是因为观众的怪声叫好，足以妨碍我的观看，我只怪欧阳君的剧本中的人物，何以会不是我们中国的人物？我只怪欧阳君把易卜生《傀儡家庭》改头换面的搬进中国来，便可以算是他自己的创作！《泼妇》的脱离家庭，超然而去，不就是娜拉的脱离家庭，超然而去吗？古人们偷诗偷意为上，偷句为下，或者欧阳君是读过这句书的，所以偷易卜生的《傀儡家庭》，明白的意，但未免偷得太甚了！

我又记得曾经和我的两位朋友，跑到了闸北的大会堂，花了一元半钱去看实验剧社的演剧。那本《良心不死》的编者究竟是那一位负有盛名的作家，我还没有知道的光荣。只是我看了这本剧本以后，心中难免有点作呕。到今留在我脑里的只有那扮刘约翰的那位的姿势自然，和演刘夫人的漂亮的脸孔和衣服。我真不懂，这本剧本的精神何在，这种剧本和旧剧的情节不同，差不多只在唱曲与说白之间，而且这一剧的前后的变化，有些教人莫名其妙。几幕的进行程序，也未免有点凌乱。——我的朋友，也和我抱同样的感想。

我们再看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编的《终身大事》：戏剧杂志载的，《英雄与

美人》和《好儿子》；小说月报所载的《飞》和《孤鸿》；不是肤浅的描写，便难免抄袭的毛病。而且在不同的个人作品中，偏有些相互类似的地方。虽则英雄所见略同，但是我们中国的英雄，也未免太多了！

三、沫若的戏剧

说到了沫若的戏剧，便有点不同了。

我以为沫若的作品，和一般作家的异点有二。

一、取材的大胆

二、描写的精刻

现在先说他的取材和一般作家的异点：

在盲目的中国社会中，无论什么事，都是把两只耳朵来当做眼睛。名士说：“现在的时代，是平等的时代，是社会主义盛行的时代了。”于是一般学时髦的小名士，便跟着大吹其德谟克拉西和马克斯。不幸在我们盲目的文学界中，也是一样。某报的主笔说：“现在中国的文学，紊乱到极点了。非提倡一倡主义来扫除一下，恐将濒于破产了。而在西洋文学上的各种主义之中，旧浪漫和古典派已成为过去的陈迹；新浪漫，狄克耽，以及未来派，都不是我们现所需要的。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客观的描写，摄影一般的再现于纸上。所以在现在的中国，最好是提倡自然主义”，于是一般新进的自然主义的作品，如野草一样的蔓延于文艺的王宫了！浅薄的抄袭的剧本，便嫩笋一样的出现于文艺杂志上了！

在蔓延着的野草中，特然孤立着一枝苍松，那便是沫若的古事剧。

沫若的古事剧出世以来，我知道定要遭自然主义者的攻击。果然！复古派，古典派的头衔，已高高的戴上了！迷恋骸骨的溢法，已铭刻在各人的口碑中了！然而攻击者自在那边攻击，何能损他的丝毫。我觉得他这种大胆的取材，适足以警聋启聩；做我们创作界的明星。而且文学是超乎空间与时间的，不能说以古事取材，便不宜于现在的社会！沫若自己说得最好：

宇宙中一切的森罗万象，斡旋无已，转相替禅；一切无形的能和有情的质，从古以来，只有变形，没有增减。……天地间没有绝对的新，也没有绝对的旧。一切新旧古今等等文字，只是相对的，假定的，不能作为价值批判的标准。我要借古人的骸骨来，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，他们不能禁止我，他们也没有那种权力来禁止我。他们如果说我做的古事剧不好，他们能指出我的不好处来，那还可以佩服。如果说我做的古事剧便不好，那譬如一只盲犬在深夜里狂吠，我只好替他可怜了。

……我自己的态度，对古人的心理是，想力求其正当的解释，于我所解释得的古人的心理中，我能寻出深厚的同情，内部的一致时，我受着一种不能遏止的动机，便造出不能自己的表现。

——《孤竹君之二子》的序语——

他的古事剧，虽则已是几千年前的陈死人，但是却充满了新的生命。

说到他的描写。

我不用说到他剧中的内容若何，且看他的序幕，是何等的静妙，令人出神。《卓文君》的第一幕的景是“池水，月光满池，池畔四面有假山，林木围绕，屋脊亭瓴自山后耸出。……”第三幕的景是“舞台右翼为卓邸后部，一带纷墙，墙基比平地高可数尺，墙后花木建筑耸出，后门一道斜向左，门前有月台，石栏回绕，有石阶数级，背面后端，临邛城郭，隐隐可见，柳树成行，夹着一条官道，直与城通，右侧树列至卓邸后门近处而尽，左侧树列至前首，汇成一林，中拥都亭一座”，这些是多么有诗意的地方。而最妙的莫如《湘累》。李鹤梁说：《湘累》须把舞台四面笼罩着玻璃，再装入一池沉碧的绿水，然后照他的序幕去布置，但是在中国的舞台，恐怕没有上演的机会了。”

至于各剧本的结构，和剧中人物个性的表现，在中国的文坛上，再也找不出和他一样精刻而独到的人。《女神》中的屈原，决不是《孤竹之二子》上的伯夷。《卓文君》的个性和《王昭君》的个性，又有显然不同的地方。要是在别人的作品中，便难免要相同了。我们且看：王成组的《飞》的主人翁李守中，竟和顾一樵的《孤鸿》的主人翁李明权，有点相像。若不是在两本不同的剧本中，便

有人要疑心李守中和李明权是李公馆的两位贤昆仲了！而欧阳予倩的《泼妇》，真是易卜生的《娜拉》的摄影！

有人说：“真正的文学是能感人使向善的。”我不懂得什么是文学，更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学。但是我也在读古人的或时人的文学作品；……说句笑话，我自己也会做几句歪文章——我也能领受文学作品的好处。我觉得好的文学作品，不一定是在国人使向善的；好的文学作品是能使读者投心于他的作品之中。作品中的人物在狂笑，读者不得不和他同笑；作品中的人物在痛哭，读者也不能不随他痛哭。这样才能算好的作品，或者我可以大胆的说一句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文学，才算有生命的文学。国内真正的文学太少了。虽则血和泪的作品，不断的在报纸上杂志上出现，但是究竟不能使我的热血在潮，不能使我的泪珠在流。等到《沉沦》和《一叶》出世才能挑拨我滴下几颗苦泪。《女神》放在我桌上时，遍能使我的血管膨胀而欲裂；《孤竹君之二子》和《卓文君》出世后，才能使我悲愤填胸，才能使我欲把只手杀死罪恶的人类。我想和我一样的人，恐也不是少数。

而且郭沫若的剧本，不仅在能使人感动。他的剧本中的时代精神和地方色彩都非常浓厚。沫若的戏剧决不是西洋的剧本，也不是日本的剧本。确乎是我们中国的剧本；不是中国古代的剧本，确乎是现代的剧本。沫若的戏剧，确是这更生时代的唯一的产物。说到这里，便不能不先把中国的社会说一说。

四、沫若的戏剧与其社会的背景

现在中国社会的情形，究竟怎么？

我们且看：

富者余粮肉，

强者斗私兵

——《女神》，第三七页——

争城者杀人盈城，争地者杀人盈野……近来虽有人高唱弭兵，高唱非战；然而唱者自唱，争者自争，不久之间，连唱的人也自争执起来。

——《女神》，第三四页——

各地学堂，都成了军人的马房。

——《创造》一卷一期，第六页——

我不信如今有爵位的人真会爱我们如像我们爱我们的儿子一样。我想那些都是假的。他们不过是披着人皮的鳄鱼，他们不过想利用我们的生命，去固全他们的爵位罢了，即使他能够替我们把那些吃人的魔鬼除去了，也不过另外又换一批鳄鱼来，我们依然还是他们的食物。

——《创造》一卷四期，第八页——

那是多么扰乱的时代！我们只要不是闭着眼睛，谁都会瞧得见军阀的凶恶！我们只要不是聋了耳朵，谁都会听得到杀伐的声音！

“武力统一”“东征西讨”多么好听的名词。然而我们人民，不要他来统一，只要少来降殃一次，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只要他们自己不犯杀人放火劫路抢夺之罪，便已够了，更何须劳他们的驾，去征讨别人呢！我们中国现在的扰乱，真超过于战国时代的扰乱。欧洲恐怖时代的扰乱，怕还没我们中国的军阀那样凶暴吧！

于是乎沫若在狂呼诅咒了：

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！

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！

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！

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！

我们生在这样世界当中，

只好学着海洋哀哭！

——《女神》，第五〇页——

我回顾那堕落了的人里，
我还禁不住愤怒熏熏，痛定思痛。
那儿是刑政囚袭的铁狱铜笼
那儿有险狠，阴贼，贪婪，涌聚如蜂，
毒蛇猛兽之群，在人上争搏雌雄，
奴颜婢膝者流，在脓血之间争宠。

——《创造》一卷四期，第一〇页——

我想后世的政长爵禄，都是除害人而外一无所能的害虫，在人头上制出来的赘疣浮肿。我们人类受了害虫的毒害，太深太久了：人人都把那赘疣浮肿看得同耳目口鼻一般，好像缺了便不成为人形一样。

——《创造》，第一五页——

尸体中涌出的一群动蛆，
高兴着在作战争的儿戏：
我不知道还是该唱军歌？
我不知道还是该唱薤露？

——《创造》，第一一五页——

但是造成这样混浊扰乱的社会，大原因安在？

我回想到唐虞以前的人类，那是何等自由，纯洁，高劭哟？
他们是没有物我的区分，没有国族的界别，没有刑政囚袭的束累，他们与其受人爵禄，宁肯负石投河，牺牲一己的生命而死。

而今呢？啊，如今的人类是不惜牺牲人的生命以求尊宠了！……归究起，还只要怪那万恶不赦的夏启！一切的罪恶和不幸的根芽，都是从他那“家天下”的制度种下，是他把人类浊化了呀！

你徒使后人效尤，
制出了许多礼教，许多条文，